

朱子全書

外編



NLIC 2970651025

東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主編

朱子全書

外



NLIC 2970651025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宋〕謝良佐 撰 〔宋〕曾恬 胡安國 輯錄

〔宋〕朱熹 刪定 嚴文儒 校點

上蔡語錄

校點說明

上蔡語錄三卷，宋謝良佐語錄，謝氏弟子所記，朱熹刪定。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二程（程顥、程頤）弟子，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系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瞻，學有所長，得到程頤贊許。著作有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語錄傳者甚鮮，朱熹稱初得友人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皆溫陵曾恬所記。最後得胡安國家寫本二篇。朱熹將四篇相參校，考其真僞，辨其重複，刪其訛誤，定爲三卷。

上蔡語錄朱熹刪定之宋刻本今已不可得見。今存世最早的刊本是明正德八年汪正刻本（藏浙江圖書館），其後有明正德九年許翔鳳刻遞修本（藏北京國家圖書館），明刻本（藏上海辭書出版社）等。清人翻刻甚多，收錄叢書者大致有諸儒鳴道（宋端平中閩川黃壯猷修補刊本）、朱子遺書（清康熙中樂兒呂氏寶誥堂刊本）、西京清麓叢書正編·朱子遺

書重刻合編（清光緒十二年刊本）、正誼堂全書（清光緒中刊本）、四庫全書本等。民國間亦屢見翻刻重印，如復性書院校勘刊印本較佳。

此次校點，以明刻本（藏上海辭書出版社）為底本，校以明正德九年刻遞修本（藏國家圖書館。簡稱明遞修本）。清正誼堂全書本及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門人汪家華、笄桂如、郁輝諸君不辭辛勞，核校版本，在此謹表謝忱。

二〇〇九年十月 嚴文儒

外編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卷上	一
卷中	二〇
卷下	三四
附錄	三九
一、序跋	三九
宋朱熹謝上蔡語錄後序	三九
宋朱熹謝上蔡語錄後記	四〇
宋胡憲上蔡語錄跋	四一
二、歷代著錄	四二
三、謝良佐資料	四六
宋葉適上蔡先生祠堂記	四六
宋朱熹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四七

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八上蔡先生祠

四九

四、傳記：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學二謝良佐傳

四九

清朱軾史傳三編卷五名儒傳五宋謝良佐

五〇

宋史卷一百六十八上蔡先生祠

四一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學二謝良佐傳

四〇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學二謝良佐傳

四〇

綱目

卷下

三〇

卷中

卷上

三一

外編諸目

自 驗

卷上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凡人慮事，心先困，故言「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明道云。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

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卻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於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腳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閒，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覲著？非孟子恁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得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

我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子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

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抄，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抄價，賣數須減^{三四}。鹽出既眾，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荊公平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

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曰：「闕甚處？」

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合尚有貴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

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食，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

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卻。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措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邵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眾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可謂豪傑之士。「仰」下原本有「觀」字，今從言行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鄆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

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發處只爲泥卻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一此下有「迺云」字。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一此下有「即」字。不得。

問：爲政如何？謝子曰：吾爲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

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爲之期，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束者，申爲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元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著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問：吾丈應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皆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

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所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己，孔子